



行之篤而說之詳微 蓋日星已評

四子之大成也四 廣大精微廣

未有不以為闕如者也則 文公集精

而不讀文公語錄則 學者讀近思錄不讀

載文公語書 文公所手訂注者 節要所訂者

近思錄書 文公所手訂手

序書

淺草文庫

求己文庫

無庸增損  
今付梓人

其所輯彙  
先生一代大儒

與予相昭合者  
先生一代大儒

弟也  
與予相昭合者

生朱子節要讀之  
後得高景逸先

思錄竝藏之  
後得高景逸先

以付家塾  
與近

欲做近思錄編次  
分類抄寫

日久浸成卷帙  
漸進

割記  
以防遺忘

集諸書  
稍有所見

學者苦其載籍浩繁而不得其要領  
往余讀文公傳註文

為昭  
而莫可紀極

不可

聖賢

凡皆先生之所論定

曰辨別異端

曰教人之法

曰治法

曰家道

曰存養

曰論學

曰出處

曰居官處事

曰克治

曰治體

曰致知

曰總論

曰警戒改過

曰科理

曰道體

曰家道

曰存養

曰論學

曰出處

曰居官處事

曰克治

曰治體

曰致知

曰總論

曰警戒改過

曰科理

曰道體

曰家道

曰存養

曰論學

曰出處

曰居官處事

凡皆先生之所論定

曰辨別異端

曰教人之法

曰治法

曰家道

曰存養

曰論學

曰出處

曰居官處事

曰克治

曰治體

曰致知

曰總論

曰警戒改過

曰科理

曰道體

曰家道

曰存養

曰論學

擇其精粹

先生蓋掇其大指

而列聖之道明

而列聖之道備

有濂溪關洛之學

蓋以宋代大儒

與近思錄合刻

公諸同志

其曰

是集也

學

自孟氏之後

有濂溪關洛之學

蓋以宋代大儒

與近思錄合刻

公諸同志

乎匹夫匹婦之所知  
夫也 乎無極太極之妙  
大極之 明道器於一致  
道 別理欲於微芒  
實 與日用躬行之實  
講方 至於餘卷所載  
更 而人所易略  
出 尤見苦心焉  
而 大至於  
天 而實不離  
地 深求  
無 別  
自 澆  
身 行  
造 講學  
學

不啻再三  
再 論家道  
卷 而載記獨詳  
欲 以爲家之重事  
特 申明祭祀之典  
祭 六卷  
卷 命之理  
論 首卷論陰陽變化性命之理  
首 變轉  
性 集  
如 如文公之纂集四子粲然明備  
者 所定者

平朱之弼識

至之日  
 康熙十四年歲在乙卯夏至日  
 太平之  
 近思錄下矣  
 自  
 不  
 矣

有益於後學

功不在

依據

而易於誦習

於

易

而會之一堂

俾學者有所

至微而顯

合前聖後聖

不出

蓋至遠而近

近

為

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媿

可媿

無

位天地育萬物

養育

大

至

以毫釐差

迺千里謬矣

若合符節之處

則不容毫釐差也

不可

至於前聖後聖

後聖

同

不

而已

新

聖

後聖

之

所

各自

別

故

成德亦殊

亦

性之所近

所

得

同

故賦質各別

聖人之道大矣

學者學焉而得其

朱子節要原序

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聖人之道

載在六籍

不可謂知言矣

而河汾薛氏曰

孟子功不在禹下

朱子功不在孟子下

孟子功不在禹下

故昌黎韓氏曰

不有朱子

孔子

而仁義充塞

由孟子而後

聞而知

然當

之者為周程張朱

之道不著也

而仁義充塞

由孟子而後

聞而知

然當

之者為周程張朱

之道不著也

而仁義充塞

由孟子而後

聞而知

然當

之者為周程張朱

之道不著也

而仁義充塞

由孟子而後

聞而知

然當

之者為周程張朱

之道不著也

而仁義充塞

由孟子而後

聞而知

然當

攀龍不自揣量

三復之餘

集語錄者

浩渺無涯

其書自傳註而外

見於文

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掩映千古

精神氣力

真足以柱石兩間

晰之密

蓋其

攀龍不自揣量 三復之餘 讀

集語錄者 浩渺無涯 究

其書自傳註而外 見於文

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是

掩映千古 已然

精神氣力 真足以柱石兩間 蓋其

晰之密 察明 密 僅可

之流地

非獨研窮之勤昭

察明 吾道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

而六籍之言

迺始幽顯畢徹

而晦聖人之道

自朱子出

而不得其意

以之

以之而明聖人之道

不得其言

得其言而得其意

明

則

夫

二

錫山後學高

萬曆壬寅秋七月巳卯

也 鏤成書此以諭同志

若合符節之處

學者欲知前聖後聖

莫詳焉

是編於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之介

著也 余豈知之者哉 以為 不著 可也 余豈知之者哉 以為 而不知孔子 朱子之道不 鳴呼不有朱子 孔子之道不著也 名曰朱子節要 而不敢擬於近思 分爲十有四卷 節其要言 做朱子近

六卷家道

五卷克治

四卷存養

三卷致知

二卷論學

一卷論道體

朱子節要目錄

朱子節要目錄

攀龍謹序

朱子節要

朱子節要

十四卷總論聖賢  
 十四卷總論聖賢

十三卷辨別異端  
 十三卷辨別異端

十二卷警戒改過  
 十二卷警戒改過

十一卷教人之法  
 十一卷教人之法

十卷居官處事  
 十卷居官處事

九卷治法  
 九卷治法

八卷治體  
 八卷治體

七卷出處  
 七卷出處

陰剝陽

每日剝三十分之一

陰剝陽 每日剝三十分之一

不是陽退了

又別有箇陰生

陽消處便是陰

陰陽只是一氣

陰陽只是一氣 陽消處便是陰

晦翁先生曰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晦翁先生曰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朱子節要卷之一

朱子節要卷之一

處不是天地之心  
但當品物蕃新叢雜  
復見天地之心  
何

天地別無勾當  
只以生物為心

然其中實虛  
容得天許多氣  
實透乎地之中  
地雖在天之中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  
而其氣  
陽方生也

不是直至冬至  
故冬至為復

三十分之一  
一月方成一陽  
坤初六陽已萌了  
每日長  
一月方剝盡  
而成坤

外面水便是肚裏水

鯪魚

如魚在水

此身只是箇軀殼

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

道理只一般

伊川就元字頭說

濂溪就利貞上說

利貞

伊川正就動處說

如元亨

濂溪就回來處說

濂溪就回來處說

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

藏不得也

雖在積陰之中

自掩

見

生物之心

闢然而

萬物未生

冷冷靜靜

而一陽

難看

惟是



誠之復靜也

元者

元亨 誠之通動也 利貞

鬼恠出來

人心平鋪著便好 若做弄便有

因說神恠事 曰

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

才動

必達於氣

間斷 人自不見 人心

人之氣與天地之氣 相接無

天地間無非氣

鬼神 只是氣 屈伸往來者氣也

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

其性也者，天之命也。天之於民，猶父母也。自天降之，不可及也。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動則觀象於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

其性也者，天之命也。天之於民，猶父母也。自天降之，不可及也。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動則觀象於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乃於言性為有功

贊歎

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

天命之性

不可形容

不須

本然之靜矣

而

而不失其

其性也者，天之命也。天之於民，猶父母也。自天降之，不可及也。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動則觀象於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

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

故

也

故

而貞也者

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

循環無窮

著乎動

靜之質也

一動一靜

動之端也

本乎靜

貞者

只說得箇心

便是性  
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為性

只服了後

却做得寒

做得熱

熱

亦無討形狀處

譬如論藥性寒

來

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只有此理

便做得許多事出

然四者有何形狀

性即理也

仁義禮智而已矣

論性

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

好

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

此句最

只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

天命之謂性

處處皆是

曰

此言最的當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

也煞用氣力

雖柔必強

故雖愚必明

粹難得便清

本然之清 未嘗不在 但既

汚濁

之則清

以汚器盛之則濁

性譬之水 本皆清也 以淨器盛

求 故聖人罕言性

格物 性在其中 不須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

窮理

只是眼前切近

起居飲食

人不忠不信

聖人隱却

便是聖

然只是眼前道理

若有箇高妙底

著

雖無極而太極

然却開眼便看見

開口便說

臭底道

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只是眼前切近

這箇將與人看不得

公要討箇無聲無

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器亦道

道亦器

上下之間

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

道謂截得分明者

只是

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

所以明

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

只是眼前切近

自然先聖後聖

如合符節

不著毫髮意見來雜

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

天地之間

自有一定不易之理

只爭箇熟與不熟

聖人與凡庸之分

即這箇到熟處

自見精微

只是謾人

只是謾人

聖人說下學上達

道理

亦不是 下梢

有人說掉了這箇

上面自有一箇

又成荷箇卑下

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

這道理只就近處行

到熟處見得自高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又曰

又曰 入道莫如敬

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

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

又曰

反復論辨

極於詳密

故程子之答蘇季明

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

固可默識

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

春夏秋冬看

便見

仁義禮智

只把元亨利貞

只有此四者之理

更無別物

心是箇運用的

箇仁義禮智

此四者便是那四者

天只有箇春夏秋冬

人只有

方是究竟處也

方是究竟處也

箇温和底意思

義是箇慘烈剛斷

見得端的

又曰

仁是

然後界限分明

看仁字

當并義禮智字看

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純是温和冲粹之氣

使人胸中擾擾無淡潛純一之味

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

已發

而日用工夫

亦

向來講論思索

直以心為

進學則在致知

蓋為此也

涵養須是敬

朱子節要



窮

昭合無間

故不貞

間 乃萬化之機軸

此理循環不

能成終而成始

仁智交際之

又曰

仁為四端之首

而智則

歛時

便自然會收歛

便自然會剛斷

到收

到剛斷時

到剛斷時

時

便自然會宣著發揮

得溫厚意思在這裏

到宣著發揮

緣仁是四者之先

若常存

而聖門却只以求仁為急

思

性中有此四者

智是收歛無痕跡意

意思

禮是宣著發揮意思

禮是宣著發揮意思

以愛字言仁如何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

在這裏 何患不生

程子穀種之喻甚善 有這種

不患他不仁

得此心 親切

心自是仁底物事 存

此語最

孟子說 仁人心

此語最

意思

汎乎若醴酒之醇

此是形容仁的

又曰 藹乎若春陽之温

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

耳之德聰 目之德明 心之德仁

則無以為元也

則無以為元也

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

仁兼四端者

都是這些生意流行

覺說來却冷了

曰固是

但只將知

又問知覺亦有生意

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

謂覺為仁不可

仁者固與物為

仁之體

是仁之量

仁者固覺

亦太寬

問此是仁之體否

曰此不是

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

相似說禪

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



譬如四時

是非者非是非

羞惡者非羞惡

恭敬者非恭敬

若不從動處發出

所謂

方有羞惡恭敬是非

會動

先動了

先生曰

惟是有惻隱之心方

如何却道是惻隱

久之

自是羞惡之心

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皇

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蔡汗流浹背

面發赤

謂其玩物喪志

明道

江河池沼皆此水

見水便是同體

只今便是一體 猶之水然

曰不須問他從初

理 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

惟仁者其心公溥 實見此

出父母胞胎 所以皆當愛

如人兄弟異形 而皆

所以同一體

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

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

以天地萬物為一

林安卿問仁者 冬時又把甚藏

箇甚麼 秋時又把甚收

若不是有春生之氣 夏來長

溫厚者多謙遜

通曉

且以人資質言之

禮者仁之著

智者義之藏

判斷

義如利刀

胸中許多勞勞攘攘一齊

義之嚴肅

即是仁底收斂

仁

仁體剛而用柔

義體柔而用剛

不是同體了方愛

便是不如此

那物事自是愛

均得此理

所以皆當愛

均受此氣

遲了

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

何待尋問

尋問便見得

是以有所蔽而不盡

形器之私

滯於聞見之小

其體廓然

亦無限量

惟其牯於

性稟其全

故人之本心

盡心說曰

天大無外

而

而

惟性與心亦然

一而二

二而一

一而二 二而一

然太極自是太極

陰陽自是陰陽

在陰陽之中

非能離陰陽也

性猶太極也

心猶陰陽也

太極只

矣

言

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

禮即理也

但謂之理

無形迹之可

者多刻剝

者多刻剝

情

效天下之動

知言曰 性 立天下之有

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須知未動為性 已動為情 心則貫

情 近用

知近性

近體

意近

知主別識 意主營為

惟心無對

心者

氣之精爽

而一以貫之矣

以為性 與天之所以為天 皆不外此

全其本心廓然之體 而吾之所

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 則有以

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

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



物之體

泯然無覺之中

而幾微之

嘗試以此求之

則

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

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

而指

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

夫豈

舉世皆然也

然聖賢之言

則有

物之體泯然無覺之中而幾微之嘗試以此求之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為未發時耶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

其間初無頃刻停息

念念遷革以至於死

事至物來應接不暇

人自有生

即有知識

先生論中和初與張敬夫曰

此言甚精密

心

妙性情之德

其間初無頃刻停息念念遷革以至於死事至物來應接不暇人自有生即有知識先生論中和初與張敬夫曰此言甚精密心妙性情之德

發者

則已發者人心

無間容息

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

天機活物

流行發用

又曰

通天下

只是一個

限於一時

拘於一處

而可以謂之中哉

是而已

夫豈別有一物

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

之間

萬起萬滅

生生不已之機

雖一日

不窮者

是乃天命流行

通 觸之而覺

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

退而驗之日用之間

則凡感之而

而非寂然之謂

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

際一有覺焉

則又便為已發

夫

濤巨浪之中

不容少頃停泊

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

如在洪

湫倒海的氣象

認以為是了

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

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

便執

所見累書所陳者

只是籠侗

後答敬夫曰

日前

夫所謂大本達道者，非徒知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也。夫所謂全體者，非徒知其全體，而不知其動靜也。夫所謂動靜者，非徒知其動靜，而不知其所以體用也。夫所謂所以體用者，非徒知其所以體用，而不知其所以日用也。夫所謂所以日用者，非徒知其所以日用，而不知其所以存此而已也。夫所謂存此而已者，非徒知其存此而已，而不知其所以觸處朗然也。夫所謂觸處朗然者，非徒知其觸處朗然，而不知其所以一毫之間也。夫所謂一毫之間者，非徒知其一毫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精粗也。夫所謂精粗者，非徒知其精粗，而不知其所以運不窮也。夫所謂運不窮者，非徒知其運不窮，而不知其所以間也。夫所謂間者，非徒知其間，而不知其所以渾然全體也。夫所謂渾然全體者，非徒知其渾然全體，而不知其所以而川流不息也。夫所謂而川流不息者，非徒知其而川流不息，而不知其所以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夫所謂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者，非徒知其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而不知其所以即夫日用之

養者養此而已

觸處朗然也

存者存此而已

一毫之間

而鳶飛魚躍

精粗

動靜本末

洞然無

運不窮

所以體用

間 渾然全體

而川流不息

天

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

即夫日用之

素 蓋人之一身 知覺

之德中和之妙 皆有條而不

須以心為主 而論之 則性情

近復體察 見得此理

亦可笑矣 又答敬夫曰

乃在於此 道邇求遠

所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者

...

所以立大本 行達道之樞要

自家安身立命主宰 知覺處

中 一家自有一箇安宅 正是

也 今而後 乃知浩浩大化之

容之氣 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

但覺粗糲勇果 而無寬裕雍

以故應事接物處

...

相離者也 然人有是心

周流貫徹 而體用未始

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

而不能不動 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

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

其所謂和 乃心之所以為用

則七情迭用 各有攸主

各有所主

及其動也 事物交至 思慮萌焉

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

渾然 道義全具 其所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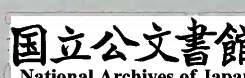
未至 思慮未萌 而一性

者也 方其靜也 事物

心者 所以至於身無動靜語默之間

運用 莫非心之所為

莫非心之所為



靜 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物紛糾 而品節不差 是則動中之

天地之心也 及其察也 事

昧 是則靜中之動 復 所以見

其存也 思慮未萌 而知覺不

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 方

固已主乎存養之實 已發之際

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

未發之前 是敬也

於敬 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

語默之間 是以君子之

蓋心主乎一身 而無動靜

而或不敬 則無以致求仁之功

此心之妙 人雖欲仁

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

而或不仁 則無以著

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

多所不合 因復思之

未發 然觀程子之書 乃知

遂目心為已發 性為

皆指已發而言

之體 又因程子凡言心者

之義 前此認得此心流行

中庸未發已發

諸公書曰

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又與湖南

寂 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

嘗不寂 寂而常感 感而常

察乎動中之靜 是以感而未

是以寂而未嘗不感 有以

有以至乎靜中之動

有以

不可尋覓

已覺之後不容安排

而情性之德然

然未發之前

故謂之和

此則人心之正

其無不中節

無所乖戾

之性發焉

而心之用可見

天下之故

則喜怒哀樂

故謂之中

及其感而遂通

具焉 以共無過不及

不偏不倚

心寂然不動之體

而天命之性

當體

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

即是此

未萌

事物未至之時

為喜怒哀

按文集遺書諸說

似皆以思慮

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

而日用功夫

全無本領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又曰

又曰 入道莫如敬

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

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 又曰

反復論辨 極於詳密

故程子之答蘇季明

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 固可默識

夫

必以是為本

而於已發之際觀之

省察

即物推明

亦

夫

至於隨事

也無不中節矣

此是日用本領

也鏡明水止

而其發

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

則其未發

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

夫

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

凡言心者 皆指已發而言

不可以不審也

程子所謂

蓋所見一差 其害乃至於此

無復雍容深厚之風

亦常急迫浮露

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

間

使人胸中擾擾無淡潛純一之味

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

已發 而日用工夫 亦

向來講論思索

直以心為

進學則在致知 蓋為此也

涵養須是敬

涵養須是敬

盈天地之間

孰非道乎 道

龜山說道不可離曰

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言之

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

無不因心而發

若欲專

不是性矣

蓋聖賢論性

以上不容說

纔說時便已

極

程子又曰

人生而靜

指之殊也

周子曰

無極而太

又不可遂以為未當

而不究其所

其已改之言 而盡疑諸說之誤

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

固不可執

然與中庸本文不合

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

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任  
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說

物以為道  
則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

如此之義理準則  
乃道也 若便指

視聽舉履  
皆物也 所以

先生曰  
衣食作息

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無非道也

手足之舉履

食 日出而作 晦而息 耳目之視聽

則鳥得而離耶

故寒而衣

饑而

若夫無適而非道

適南則離乎北

斯則可離也

有定位焉

適東則離乎西

而可離

則道有在矣

譬之四方

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  
哉 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

至愚知其不然也 物何自生

陽也 然謂陰陽為無有可乎 雖

凡可見者皆物也 非陰

物生然後有象 象立而陰陽隱

其髣髴者也 陰陽交然後生物

其髣髴者也

雖有婁曠之聰明 未有能得

陰陽果何物哉

東坡論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曰

言者矣

而不為道 其為害有不可勝

之 則雖猖狂妄行 亦無適

雖欲離之而不可得 吾既知

朱子節要 卷之一

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

萬

猶四時之春

五常之仁

先生曰

四德之元

為德 不可見也 所可見者

萬物資始而已

東坡論大哉乾元曰

元之

外也

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

在

陰陽之本者

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

非陰陽也

失其理矣

達

為象立而陰陽隱

凡可見者皆物也

有形無形無非是也

而蘇氏以

始萬物

觸目之間

陰陽盈天地間

其消息闔闢終

先生曰

在

活潑潑地 智者當

不可致詰者 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

事而勿正之時 必有參乎其前而

見 無非道體之所在也 方其有

俯淵而見魚躍 上下之

仰天而見鳶飛

物在吾性分中 如鑑中之影

而勿正心同

竊謂萬

魚躍

與必有事焉

廖子晦曰

明道先生云

鳶飛

見也

惟知道者識之

察之心目之間

體段昭然

未嘗不可

言取其始於是也

存而

物之所從出

故曰萬物資始

既謂本體 只一天理

更無

子宜深別焉

先生曰

異用

同行而異情

進修君

知言曰

天理人欲

同體而

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則物與虛不相資

形自形

所謂

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

則物與虛不相資 形自形 所謂 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

以彼入此也

橫渠先生

是一物物是一物

以此照彼

如鑑之影

則性

是爾

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

當勿忘勿助之間

天理流行正如

鳶飛魚躍

道體無乎不在

自知之

先生曰

自知之 先生曰



知言曰

欲為仁

必先識仁

非性也

却是此語直截胡子非之誤矣

曰

天命之謂性

人欲

之中也

龜山

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  
去却人欲  
便是天理

教人實下工夫

甚切

然聖人只說克己復禮

欲中便見得天理

其意

揀別得人欲

於人

而後有者也

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

雜於氣

狃於習

亂於情

人欲

人欲者

牯於形

求心之問甚切

先識仁體也

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

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

生曰

要識之而已

心在人

其發見之端不同

又以放心

初不必使

使

先

孔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

與天同矣

大而不已

此

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

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

而不忍殺

心求心可乎

人之所以不仁者

之體

一有見焉

此良心之苗裔

曰齊王見牛

以放其良心也

他日某問曰

在人物

則隨形氣而有始終

在天地

則通古今而無成壞

知覺之性

猶耳目之有見聞爾

最靈

所謂心者 乃虛靈

天地生物

人得其秀而

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

先生曰

心無死生

知言曰

心無死生

使未見之間

此心遂成間斷乎

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操之

知其放而求之

則心在是矣

存舍亡

間不容息

而答者反若支離

夫心操

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

際終不合矣

將來把持作弄

橫了一物

事

而天人之

而天人之

臨事之際

著意

則曾次先

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

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

盡日用酬酢之理

先生曰

聖人下學而上達

為世俗酬酢云云

心無不在

本天道變

以駭學者之聽乎

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

知其理一而分殊

若以我為主 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

不亡 然非有我之得私矣

死生古今之別 雖曰死而

理 更無人物彼此之間

地為主 則此性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

以天地為主耶 以我為主耶 若以天

為非 但不知為此說者

豈有死而遽亡之理

此說亦未

答連嵩卿曰 所謂天地之性 即我之性

此心便明

故學者 只要去其物欲之蔽

眼 自是見物 如何見得眼

底 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 且如人

先生曰 心自是箇識

...

日  
中  
所  
在

尚  
何  
足  
與  
語  
死  
生  
之  
說  
性  
命  
之  
理  
哉

死而不亡

是乃私意之尤者

把持作弄

到死不肯放舍

謂之

一箇精神魂魄

有知有覺之物

即便目為己性

安政庚申

